

文藝列傳下一百二十八

唐書二百三

宋 祁 奉 敕

撰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弟  
 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之然亦  
 士宏辭科天寶十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姓所在橫借華出付勿  
 按不撓州縣肅然為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  
 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華母以逃為盜所得機置於閣下  
 人賊平貶杭州司馬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自盡  
 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臣  
 危親歿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  
 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勸子弟力農安於窮樸晚事淳圖法不甚著書惟  
 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為應大曆初平  
 初華作堂九殿雖成以示蕭蕭賴士賴士曰景福之上靈靈光之下華文辭  
 少宏所著賴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賴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  
 極思研推已成行爲故書雜置林書畫及定日與賴士讀之稱華問公詩  
 及賴士曰君加精思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將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



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平  
觸獨銜海及為元德秀權皇銘西詰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室翰  
觀者有名翰權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瑄草陟值薦為史官室中  
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幼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  
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  
尉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替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睢陽引幽  
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雒陽  
賊心腹及魚目泉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聖鷄峙二京南臨  
漢江西逼收雍秦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  
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喉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  
奇無窮殺賊凡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  
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言勵起病推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  
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凶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死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  
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也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  
析骸以饗髮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有刑在易過惡揚善為國  
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絕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

可遇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  
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  
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賊  
因江淮之資身立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  
今陝鄂一戰大羊駝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  
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火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國伐  
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之則巡之情何以求其  
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眾以全天下臣向謂功過相掩况非素志乎夫子  
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魯曰文公乃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  
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  
巡所保戶口不食且割百口俾食其子且疆死為厲有所歸則不為災巡身  
首分列於諸將之數駱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家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  
臣少與巡遊其死難不覩休明唯今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日月寤悠  
其死骨不朽帝辭具感情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  
闕翰林學士天寶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承音



樂也固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行自有傳

觀字之宿名命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蜀人不  
勞後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  
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維  
愈富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好節義喜振乏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九游  
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二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  
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  
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  
師欲薦為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連極  
醉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荆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  
病疽背乃後瘳瘳為節度使時浩然至原壤待載以成叩澤曰故處士孟浩  
然文行俱美煩及落賦文詞高峻其風流未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  
築才學關州招紳聞風竦動今公為刺史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龍其  
遺誠公好事者乘而有之

初王維過郢州畫堂後僕中事因曰然其感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  
名不可斥吏署曰孟浩然開元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以位不顯昌齡  
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比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  
以世勳還鄉里為刺史閔曉所殺張錡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  
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錡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二詩緒密  
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捕博嗜酒娶妻惟  
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  
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齡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為掌  
書少真以少游擬桓文為義士所許言與元初為何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  
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  
賈至李泌等請羣臣自和帝自第之以本真李紱等為上鮑防于邵等次之  
張彥瓘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以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  
貢士多取大臣貴族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建朝義敗歸鄆于儀儀慶  
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



年一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  
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鬱結之氣未除  
願因此時脩享獻款郊廟或有德錄賢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一術也  
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之身以武后革命  
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矣天  
寶中始仕會喪客河洛祿山亂喪紀當嚴言不獲衰經又再葺懼然不免  
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為己用以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  
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關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  
所會為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  
勸其行以破賊計朝議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言與王伾  
偕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侍御史臣為殿中侍御史使者言旨制詔  
盡言其狀則時昔未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輿人  
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准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  
彼且鼓譟說以投疑于此臣所大懼也因薦為戶部郎中蕭肅定司農展鄉廉準  
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儁謂儁載曰說事賊為  
劇官掌其兵亦百戰掠名家子為奴婢不可計得有死而無厚顏乃崇第

產附也其後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遂嚴郢說與郢善微調朱此訟  
其後乃其先自代來為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

于郢其先自代來為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  
文極其即終此部郎中為道州刺史未行從巴州會歲饑部僚亂滿城下  
郢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僚所降郢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  
抱王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為度支副使俄諫  
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為三司使治許昌獄失  
德宗有貶桂州長史復為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為忠州刺史次  
求吉也衛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郢孝悌有行晚涂益修契樞澤如舉  
賢自出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郢以其文擢其等曰  
後當出而比自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郢復之置甲  
科

出為忠州刺史次求吉也衛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郢孝悌有行晚涂益修契樞澤如舉  
賢自出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郢以其文擢其等曰  
後當出而比自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郢復之置甲  
科  
出為忠州刺史次求吉也衛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郢孝悌有行晚涂益修契樞澤如舉  
賢自出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郢以其文擢其等曰  
後當出而比自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郢復之置甲  
科  
出為忠州刺史次求吉也衛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郢孝悌有行晚涂益修契樞澤如舉  
賢自出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郢以其文擢其等曰  
後當出而比自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郢復之置甲  
科



嘗見參乘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偏不能取容於時孤  
特自恃掌誥凡再暮不遷罷能為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  
思精微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元乃附裴延齡延齡  
鈞校京兆妾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宋此平露布於  
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臨見泣下曰誰為  
之辭或以公異對帝次口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  
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當政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  
田里盧邁坐舉非其父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掌薦御史元敦義及  
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篇成樂工  
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  
癡而忘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為李益疾同輩輩行稍稍進顯益獨  
不調鬱鬱去遊荆濟辟置幕府進為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陸贄  
宗雅知名乃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  
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

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詩六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中第我  
取綸文以進補闕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李益善又李益  
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  
德宗表其才乃召見於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曰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  
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李益與李益中李韓翃錢起司空曙崔  
峒耿諶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省以張  
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古李德裕  
對綸字前能簡辭訟其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書索家詩  
得詩五百篇以問古字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翊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  
尚書省書寫遺書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  
有兩韓翃其一為刺中宰相請執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  
吳興人亦書寫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  
郎中曠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鄉子終都官員  
外郎嗣終右補闕諱若捨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賈  
明有才思尤擅詩故端等多從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去錢起



曰素為一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甌院  
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  
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其官及帝 來遊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  
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鈞禮觀游鄉餐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公相相  
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衣衣奇之辭歸遂舟飲餞舉進士  
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  
榜閩人第進士曰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  
辨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學卒年四  
十餘崔羣等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  
稱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柎字降之亦為文  
滂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柎遺書讓出處之滂  
滂不至環柎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開本妄言與自獻太近屬國  
寵赫然柎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柎在幕府柎為辨質本之偽本終得罪其  
子槿拒命柎方休假還家槿表斥槿時政或言柎為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  
不撓為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加員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  
家使加員賦詩接筆輒就如素構自曰曰高軒過二人太鶴自丹有名為人  
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且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囊中所得  
書授書其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亡人牽合程課者及其暮歸成之非  
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此  
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肖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  
舉辭尚奇詭所得皆譎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繼府數十  
篇雲詔諸工皆合之然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府者權珙楊玢之王  
恭元母譴者時為所取去其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  
以賓客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泚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  
有不義得事有不義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  
親愛連累就戮不可謂仁又屬繁系街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  
百輩之內拘禁極窮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  
千萬載何有勅理亂常而能自事者哉身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  
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及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



李錡盧盛從文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  
張大討賊垣得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知庶絕俗又以魏博來歸  
滄景皆為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保  
梁溥其翼魏斯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水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  
魚日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堅守其前且上以澤路為  
之道并既斥從吏姑赦罪復爵錄天下之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  
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望城之險太原東井陘之隘燕魯樂  
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戶高斷且孤離屬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  
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  
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倨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  
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奏齊趙以稔其  
讐勇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  
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  
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  
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和幾之列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  
疆歸之有司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將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

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氣而伐服而捨寵榮可  
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為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方不相侔判然可  
知假使官軍自敗而行陣未嘗之足下敗則成禽矣夫壯士不能當十  
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哉昏迷不返諸侯師集  
城下環壘剗斬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儻呂興發於肘服屍  
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悞之人沒為幽憂之鬼  
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裝度東討而韓愈為司馬武陵勸愈為度  
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為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以傾諸侯出帑  
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為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天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  
高會異同以實期授頤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今辯士持及書劫元濟及將士  
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破  
石壁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  
告愈愈自西赴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未舉其盈數不閱  
六十日賊必去夫天見其祥且脩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  
將趙贍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石壁斷矣武陵之奇  
請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王醜盟北邊易直以







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岳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軍  
相引為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  
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相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  
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恨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  
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為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謀置第收輔政逢有  
詩微訕譏訕收銜之復任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乃還歷給事中鐸  
為宰相逢又以詩訾言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秘書監太子  
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少華州引  
拜左散騎常侍攝疾免客居都光化中復為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  
鎮廷珪以言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  
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頎字德新時州壽昌人少秀悟遠長廬西山多所記臨見其屬辭於詩  
尤長與里人方子善給事中姚合為詩多歸重頎走千里出其口合大  
服其操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為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  
武功今於是繼民多藉神策軍吏以其積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頎至有

袖策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頎密搆比伍與競君慶即縣  
廷給員頎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其家猶大驚  
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歛廢五百五十年方歲饑頎發官倉日請  
民浚渠按故道斷水既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  
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西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吏布條  
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頎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  
永樂州為立廟黎山陰人祖者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師尚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者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師尚  
其繁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能紀初及進士第其  
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內之召  
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及正御南關及  
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融且許景融跪作詔少停  
成語帝意詳帝必是員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  
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宋 祁 奏 敕 撰

凡推步相驗舊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上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聖王之世若李淳風諫太宗不許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於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說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筭并身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中為制海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是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為令太宗得祕議言唐中弱有文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非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而弗唐子孫日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活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一復生其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



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等博士梁述助教王直儒等共五萬  
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長庚曆候者推最密自秘閣  
郎中復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之已亡等書傳於世該孫仙宗亦  
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有惟傳仁均仁均滑州人然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隋仕隋為秘書省正  
字稱疾免魯州刺史之庫狄回風理不得挽弓權使殺矢鄉期立鍼其有隙一  
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達其術權  
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  
立言仕為太常丞杜淹甚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  
心腹滿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蟲豸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劑少選吐一蛇如  
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淳宋俠義與許崇宗洛陽張文  
仲李虔繼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僧宗仕陳為新蔡主外兵  
參軍于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僧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  
黃耆自方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雲霧重溥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  
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有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僧宗療視愈或勸  
其著書貽後世者大曰醫者持意且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

口莫能言其也古之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  
而愈速愈之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猶獵不知免廣原  
野冀其獲之術亦疏矣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  
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  
仲仕武后時至尚樂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仕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  
或若骨痛者於末可救頃至為骨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  
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其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  
狀今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去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入春秋  
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  
八種上之度繼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為鹽官及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  
曰公相國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今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  
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又比日得請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大策  
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天  
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書詩王珪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  
節皆困見資執曰君伏犀貴王枕輔角元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



孰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  
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運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  
都督貞觀初太宗曰見曰古有君平朕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曰固勝之  
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一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  
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妣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  
與自驕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依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  
本曰學堂堂美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貴未成目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  
骨非壽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皆若有自貴驗也近古君臣  
相遇未有及公至自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  
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如期  
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為廩樣令高宗置一鼠于廩令術家射皆  
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父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  
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後而免跛男子乃畫師德也時有長社人  
張憬藏技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危在三尺土下盡六年  
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士室六年

遂及為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于告當死俄認聽致任劉仁軌與鄉人  
請留身請曰憬藏答曰劉公當吾言而謹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當死  
為尚書僕射賢恨曰我三子皆富田宅五何客死俄喪三子盡歸南田宅等  
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又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  
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相姚崇李洵秀杜景佺從之游  
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脩綉  
法曰豕視滯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廢沒入掖廷裴光廷  
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  
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弗弘禮當陽帝居華陽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為萬乘  
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摠攝海內宮殿亂帝曰  
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何奈何弘禮遂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  
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能故臣不能知由是數有司監視毋得  
與外語許文鼎坐事沒為奴各身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  
解衣視之弘禮指要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  
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丞除宰相又言一  
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奴且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



以御史中丞乃因問三日荅曰雖曰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自應明肅宗即位而見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曰謹曰君且輔政須大佈乃得謹責歸史榜之史突入射謹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皎服給謁梁鳳不許又詰以情梁鳳曰奉自舍人閑歲而相重恩不過即官換已相擢允中即中主遠知系本琅琊後為揚州人今臺選為陳揚州刺史母書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遂生鳳鳳謂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為書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支從澈競游陳後主間其方召雷陽殿辯論超詣甚且咨提隨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數見少選髮白俄復髻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朝官帝執弟子禮法質仙筆詔京師作王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大命武德中主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平乃諡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徵官之書辭貞觀九年詔閩州即節山為觀俾居之爾詔曰首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景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奉盃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託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聖心室伯五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壽百十歲

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路上紹業表其言  
見差賞追贈遠知太大夫諡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其年又  
贈金衣系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薛頤者涪州人當隋大業時為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進直秦王府密  
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主以為太史丞稍遷令自觀時太宗將封泰  
山慧星見頤因言巨商李息陛下未可東亦會大巨上議帝遂罷固巧為道  
士帝為築觀九處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室依辰次  
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空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松州人  
世為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狀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以  
官不拜因內齋場禮賜殊綵時帝悉召方士化黃案其法善言言州不  
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數日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散善在東都凌雲祠  
為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千人自奔奔車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為  
魅所馮焉法善法攝之且問而信病亦自已其語幻類若此歷高宗中宗朝五  
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咸言其悖然  
以術高而中區之則唐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自外置封城國  
公奎景龍觀追贈其父欽州刺史龍朕當世開元二年卒或言生隋大業內子



死庚子善無日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善吏有能也鬼神者事也其術乾封初雁岳牧舉調黃安永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其術擢其王府文與子試為窟室使言及奏樂其中古崇儼問何祥歌為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為符刺至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感夏帝思靈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悟崇儼索百錢須車以瓜獻曰得之蘇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瓜失之帝得百錢累遷上諫大夫帝令入閣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語為言至為武后作賦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為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為言崇儼役鬼勞苦為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愛殺之故贈侍中謚曰莊擢子珪為祕書郎命御中丞崔謚等雜治誣服者甚眾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卜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便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為太僕儀監以禮用為令不諱秘書省數問其異又於陽宮集術家撥方術者數人皆言不祥武后怒問其故陳五諫侯太史位巨命納言至武后怒曰朕為相卿之還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

嚴善田名讓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直諫靜通儒術該曉圖讖善田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大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田為詳密使手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八來後田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其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田以著作佐郎兼大中令聖曆三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天呂當之其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呂伏罪而有下諂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三張遷給事中后葬乾陵善思言尊

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乾陵是以甲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關石門冶金鋼隙非攻散也今開神道幽靜多所礙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則定更自有害異葬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千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食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妥且足循據漢世古后別起陵墓不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



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語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日蓋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為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本又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善皇后擅政為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官語姓宗曰善氏禍且淫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善護之及睿宗其宗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為刺史及謀反為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開州論死更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為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尚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壬午太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二世皆年六十五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取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正其轡若不可則以情告其父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其父代乃往折其父見亡女伏其下獲之亡日又有亡女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鴉使者可市其必得奴俄而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

與忽飛集謹莽上往取之而得去眾以為神時有注眉必者黃州人與冠宗以應進三品能言狀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郡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劫之弟訥之疾殆忽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己而愈其為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三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文餘忽曰公富貴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王之忽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壁言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行賊在云張果者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云其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頓氣絕什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於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齋圓函書曰敬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有輿合帝親問之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耳云我生竟丙子歲位侍中其類靈真年六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懽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其口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鏡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



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契帝益神之欲以王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勿謂秘書少監王適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千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王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而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秩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方解帝為一接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為浮屠者至長安因九仙公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緡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頰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翫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闕草為人騎馳走揚貴妃喜觀之數乃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帝不得帝怒裏以幞毼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姜撫宋川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縉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鬚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自區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

之故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台右驍衛將軍甘中藥師諸藥石曰常春者十歲齒也旱藕社家也方家以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悽請藥牛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宗望善太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自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壬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不德宗素驗有數詔京兆尹嚴郢發眾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天將軍道茂齎練見晟再拜曰真盛無比然我命在全能身救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練願易晟衫請題於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皇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一相其茂曰人居而木葉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土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天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



茂荅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  
茂署於紙曰危三月二日就鄉食國與家吉而身危命昂和日必轉為強入德  
宗見此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伏禽斬之李鵬為盛唐令  
道茂曰君位此而家息位宰相次自亦矣鎮守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  
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

唐書二百五

宋 祁 奉 敕 撰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上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事  
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  
唐陶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竊窳淑奈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  
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  
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說云

李德武妻裴宏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婚  
方踰歲矩妻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懼它族于此長決矣荅曰  
夫天也可也子願死無它欲割耳折舌保姻持不許夫姻媾歲時朔望裴致禮惟  
謹是不御重簪讀列女傳見死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  
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末歲矩決嫁之圖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不  
楊慶妻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節王守榮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  
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公之  
心今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



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天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朝官曰

房云然妻盧氏其年齒微時病且死護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

人處位入惟中剔一曰示玄齡明無亡會玄齡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

禁錮蘭英請鬻鉗得保養許之時變亂賊死者藉藉游丐道路資師仁身

啖土飲水後詐為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楊三妻李京北高陵人舅姑三三又死子幼孤寡書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

夫兄弟之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賦役

樊會仁母前蒲州河東人字象子并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

嫁之姑曰婿於里人至期陽為生病使歸視勸至知見給乃外為不知者私謂

會仁曰吾婿與不死者以母老幼幼令舅姑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前曰兒母

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前母又終既葬請

所親曰母死之亡何生為不食數日死問者謂之

衛孝女終州夏人字無名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已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

其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廷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覽殺之請吏捕父竟已報

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從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新嘉州妻盧者臨陽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避

竄其惟姑不他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捍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人所

以其為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隣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邪若日有言

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涓涓州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三女矣

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木

豕廬其左寒不離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里門後其母

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

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侍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號號

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嘉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楚王靈龜妻趙氏者

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家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靈龜

先嘗靈龜立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靈龜不無計乃

備禮入葬聞者嘉歡喪除兄弟共論如少無子可不有行以夫我婦

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莊澤祭他耶乎將自剗則眾遂不敢強楊紹

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祿而丹亡繼母鞠愛父征遼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







瑛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立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蒲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克之夫李宜得以此

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里糶食斤鉉膏采絺不御會天赦徐聞關惟

清至荆州聞惟清死三拜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質

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死以喪還關咸至洛陽既葬以無子

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海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脩教兵父勳漁于江遇風濤舟覆

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雷水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歸

謂具禮葬并及娥鄰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淑則表旌

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竇貞伯女仲女京兆秦天衣秦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

私行臨太公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

第五琦表其烈行請旌門闕免其家徭役官為立葬

盧軍甫妻李秦州人成化中關公秦初為州人梁宋兵與關諭降劇賊數千人

刺史曹白大龍襲賊賊之賊好備曹已執屬及其弟勸兒兄弟相代死李見父被

執亦請伐父遂皆遇害又有上泛妻裴者亦侍賊中欲汙之罵曰吾父死子豈  
安生受汙乎賊怒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官尉使李季娘聞狀詔贈李時  
君裴將軍妻也君瀟渤並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表晁亂薄為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詎家媼使報

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屍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表御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

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李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懸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其妻子使守僕陽建中二年

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十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

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併

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否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

數年大常諡曰啟諸傳爭為之謀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

史官其妻亦封州二十年不徙立贈陝州都督

楊列姑者李悅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悅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

略定諸縣悅以城小賊銳遂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

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

死

死

死

死



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蓋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  
滿歲則士茹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  
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以刀矢殺賊者方錢得數百人仇率以軍賊  
婦身自繫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使夫利  
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善言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城也仇  
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將卒定詔遷侃太平令先是方歲通天初契州被  
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妾率家僮女子東城不下賊詔封賊節夫人默啜  
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  
疾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和與敵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  
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抗擲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  
也董不谷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  
還署帛死然及湯沐瘞障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之欲間道奔喪  
子不忍云割一乳啣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  
刀刺心為聞見棺舌去鹿豕給棺之結厝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

病或不良飲女效曰未嘗復飲者及亡刺血書于母臂月而葬遂盡終身

李端甫妻李氏名淑元和中自拔歸為重濟妻為賊縛而鬻食之

董白幽州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

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天決從圍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逆降無以

我累兒為忠臣吾死不慊會主師逼圍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副將

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妻妾蔡平

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也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

年十七單身被殺徒跣緣城呼曰貸護二喪還葬于柳植松柏躬踐  
壤容身置於奉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某自妻謝某城州豫章人居貞本麻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  
父同謀殺謝某血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主  
上其父及天告所殺若名離析其交為上言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而李公佐  
隨心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以謝諸申乃  
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子柳植



浦蘭與秀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曰以謹信自効蘭使倚之雖包其而  
小娥之所愛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稔伺其便它日蘭盡其  
偷醜潘蘭與春醉出廬小娥閉戶披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猶救舍人  
贖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  
列白觀察使使不為請還豫章人爭媾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飲終身  
楊含專蕭父歷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媾皆詔收毀親載二  
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烏山舟子委板去蕭結廬眾僧與婢牙壙  
納棺成墳時松柏朝夕臨有馴鳥縞兔菌芝之祥長孝等為之舍歲時進粟繡  
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為我致一棺葬故中請  
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  
已甚乃乃釋服而歸揚云

韋維專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維自  
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  
殺雍蕭意氣自安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  
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繼治無狀方厚

數事事昌嚴及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卧棺中昌斷知使  
甚牢乃厚所以以八攬棺八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斷情不疑厚遣其  
喪往徒行至關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寃下御史鞫治有實昌曰斷乃得罪又  
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真官

鄭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為官其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  
十四即剪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時不  
兵李玄應至是謝不嫁大中兖州節度使蕭叔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為郟城尉士仙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姓美將  
妻之詔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刺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教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  
安其匿蕭夢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為賊怒  
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  
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貞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家節度使李瑋走河中令  
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持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  
至中刀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北聞之歸酒帛毀西藥殺死而愈



李抑妻唐者美姿能屬文秘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

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為翰林學士帝出寶鷄陷于嗣襄主煜煜敗死  
唐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  
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毀服依俘  
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書買往來廣陵金軍師鐸亂之相拆賣以食迪飢將絕妻  
曰公欲歸不兩舍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請肆  
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  
在研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朱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為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  
寧國節度使田頵謀絕之以歸唐事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楊州延壽  
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楊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為  
驗許之及為行密所殺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部家僕授其哭詔方闔扉而捕騎  
至遂出私奴巾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為僧人辱赴火死